

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

SHE WORLD

主编/王晓英 杨靖

她世界



安徽人民出版社

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

安徽人民出版社



她世界

主编/王晓英 杨靖

策 划: 海熙图书
责任编辑: 王海涛 高 婧
装帧设计: 书衣坊·朱赢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世界: 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王晓英等编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212-02337-X/G·562

I. 她… II. ①王…②杨… III. ①女作家—作品—文学评论—西方国家—近代②女作家—作品—文学评论—西方国家—现代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064 号

她世界: 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

王晓英 杨 婧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发 行 部: 0551—2833066 0551—2833099(传真)

E-mail: ahp0208@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厂: 合肥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25 字数: 532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印 数: 0 001~5 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尽管这个说法只能由未来几十年来证明，但它绝非空谈，至少反映了当今世界女性文学的蓬勃生机、辉煌成就和发展势态。女性作家们活跃于文学舞台，从浅表的意义上来说给这个长久以来由男权话语统治的人类精神园地带来更加丰富的果实、更加真切的情感，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认识理解与和谐共存，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尽管朝向理想的文明世界仍然十分遥远，但通过女性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的进步。妇女的地位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女作家的地位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选编了这部《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希望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女性文学及其发展的窗口。

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是随着西方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正如艾丽斯·沃克在其著名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所说：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不是圣人，而是艺术家，她们内心有永不停息的创造力。¹确实，不论何时，女性自始至终都拥有艺术的创造力。在西方，女作家的存在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同步。古希腊文学乃西方文学之滥觞，其间就有一位与荷马比肩而立的女性——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Sappho*，公元前 612—？）。萨福一生写过九卷诗，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两首完整的诗和一些残句，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反映了希腊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情趣，受到西方历代诗人的推崇。然而，嗣后两千年的西方文学史中，从雅典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 525—公元前 456）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顶峰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到德国狂飙运动的倡导者歌德（*Goethe*，1749—1832），在我们随口报出的一连串娴熟于心的名字中间却不见一位女性。于是，20 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屋》里不禁对着女性作品尽付阙如的“空空书架”感慨万千：19 世纪以前的西方女性要想写出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是难以成行的壮举，因为她连拥有一间属于自己房屋和足够维持生计的钱这种最基本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不是女性失却了她们的艺术天

¹ 艾丽斯·沃克：《寻找母亲的花园》，汪义群译，《外国文艺》1994 年第 6 期。

赋，而是两千年来，西方女性在男权肆虐的社会里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政治经济地位低下，饱受性别歧视，艺术创造力受到严重压抑。在这样的处境中，她们有的“怀着压抑在内心的真正天赋离开人间”，有的“被内心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力逼得几近疯狂”，¹虽然也有极少数女性通过写作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流露，但其作品往往按照男权标准的衡量被斥之于经典之外，最终被埋没在尘封的岁月里。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于19世纪，那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开始了一场为女性争取教育、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权益的女权运动。与此同时，女性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和作品。至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在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的同时，人们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不仅重新界定父权制传统的文学经典，而且开始研究女性文学的意义。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实践，如今，女性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已呈波澜壮阔之景观，从历史到现状，从精神到身体，从风格到题材，多元并陈，色彩各异，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

西方女性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但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有名望的作家无一女性。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 和苏珊·古芭 (*Susan Gubar*) 在编撰《诺顿女性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时，穷尽故纸堆才发现，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仅有三位女性：离群索居的女修道士朱丽安 (*Julian of Norwich*, 1342—1416)，献身基督教的玛格丽·坎朴 (*Margery Kempe*, 1373—1438)，以及生平事迹不详的朱丽安娜·伯纳斯 (*Juliana Berners*, 1388—?)。文艺复兴时代除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作品见诸于史的还有玛丽·西德尼·赫伯特 (*Mary Sidney Herbert*, 1561—1621)，著名诗人菲利普·西德尼·赫伯特 (*Philip Sidney Herbert*, 1554—1586) 的妹妹，英国第一位出版诗集的女性伊莎白拉·惠特尼 (*Isabella Whitney*, 1548—1573)，第一位从女性角度改写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艾米丽亚·兰叶 (*Aemilia Lanyer*, 1569—1645)，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最多产的女作家伊丽莎白·卡丽 (*Elizabeth Cary*, 1585—1639)，她17岁就写作了诗剧《玛瑞姆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riam*)，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全本剧本，描写了女性面对婚姻和男权的矛盾心理。这些女性都与王室宫廷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而那里是当时女性唯一能够接受教育的地方。

尽管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在父权制思想的影响下自视身份低微，但翻看

¹ 艾丽斯·沃克：《寻找母亲的花园》，汪义群译，《外国文艺》1994年第6期。

这一时期硕果仅存的女作家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女性对平等权利的渴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被称为欧洲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法国15世纪的女作家克里斯蒂·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所著的《女土城》，该书前所未有地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女儿国，在那里，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杰出妇女们聚集一堂，尽显女性才华与成就，从而证明了女性的价值。同样，女权的观点也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如朱丽安将基督定义为母亲，赫伯特将伊丽莎白女王比作上帝，这些在父权制权威看来无疑都属离经叛道之举。

西方女性文学起步于17—18世纪，这时期的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18世纪末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为重要。这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¹尽管在当时，女性写作大多成为主流文学嘲笑和批评的对象，但写作的职业毕竟向屈指可数的中产阶级女性开放，成为女人可以为自己挣得一点经济收入的途径。这时期，在英国出现了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还出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最初硕果：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为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在写作体裁上，17—18世纪流行的经典诗歌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女作家对妇女生活的描写，但小说的形式却很好地适应了这个题材。其实，从那时起，女性与小说之间就有了特殊的密切关系。在解释为什么19世纪早期所能阅读到的妇女作品除了极少例外全都是小说时，伍尔夫指出由于“妇女所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均在于对性格的观察和对情感的分析。几个世纪以来，她的情感一直受到公用起居室的种种影响和教化。人们的感情给她以深刻的印象，个人的关系始终展现在她的眼前。因而，当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时，她自然就写小说”。再者，“当妇女成为作家时，所有的旧的文学形式已根深蒂固，固定难变。只有小说尚年轻，运用起来还柔软可塑”²。可以说，女性文学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贡献是在小说方面。在此仅举几例：法国作家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不仅宣告了“法国式”小说的诞生，书中对人物精微细腻的心理分析还使之成为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英国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奥鲁诺可》（Oroonoko）被称为英国的第一部小说，同时也是欧洲第一部批评奴隶制的作品。德拉瑞维尔·曼蕾（Delarivier Manley, 1663—1724）的《瑞维拉历险记》（Rivella）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先河。被亨利·菲尔丁称作“小说夫人”的伊莱莎·海伍德（Eliza Haywood, 1669—1756）是60余种出版物的作者，堪称18世纪最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Love in Excess）是英国当时除《鲁宾逊漂流记》之外最畅销

1 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524页。

2 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第537页。

的小说，可谓女性写作畅销书最早的典范。范妮·伯尼的《伊夫莱娜》极尽人物形象塑造之才华，成功地描写了一位纯真善良少女的成长故事。安·拉德克利夫的《乌尔多福的奥秘》则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哥特小说不仅作为一种小说体裁在英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到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如今，拉德克利夫和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哥特小说的代名词。

可见，19世纪之前的西方女性文学虽未呈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女性作家对文学的贡献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中，我们特别选择了拉法耶特夫人、范妮·伯尼、安·拉德克利夫三位作家作为西方女性文学早期的代表。

19世纪是真正意义上西方女性文学产生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女性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黄金时代。¹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个世纪里不仅妇女生活状况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女性文学传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妇女相继取得了选举权、财产权、离婚后孩子的监护权，她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从事医生、护士、律师和记者的职业，组织贸易会、创办企业、写作畅销书。妇女取得的成就显耀在世人面前，以至于到19世纪末，所谓的“妇女问题”成了思想家们讨论的主要议题。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瑞·斯特瑞奇所言：“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就是整个19世纪的历史；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无不与这个进行着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有关，其产生原因也无不与它的影响有关。”²就女性文学而言，作家人数剧增，涌现了一批才华出众、卓尔不群的女作家和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被伍尔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四位女作家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以及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等都生活在19世纪。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主导影响的依然是父权制的女性观，妇女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所谓理想的女性是纯洁无私、顺从男人、固守家庭的“家中天使”，而拒绝依附男人或因环境所迫而偏离所谓妇道的则被视为魔鬼。在这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女作家作品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和非“天使”即“魔鬼”的常规化女性形象。如美国作家路易莎·梅·艾可特的小说《小妇人》就是一部教导年轻女孩子如何当好贤妻良母的经典；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与端庄的简·爱的对比；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的“诗小说”《奥罗拉·利》（Aurora Leigh）中邪恶的瓦尔德玛夫人与女主人公奥罗拉的对比等等。另一方面，女作家们由

1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6, p. 303.

2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6, p. 283.

于困惑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一个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Women In The Attic*)中总结的西方女性文学独特的传统特征——对疯狂的表现。许多女性作家不仅以疯狂为主题,而且是在自身接近疯狂状态下写出大量描写女性痛苦体验的作品。

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较17—18世纪显示了更加多样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即是一例。西方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显然影响了当时的女性作家,描写理想、抒发个人情感、对大自然的歌颂也出现在她们的创作中。英国的多萝茜·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1771—1855)和玛丽·雪莱即是这样的代表。前者在日记中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与其兄长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抒情歌谣》(*Lyrical Ballads*,1787)如出一辙,而后的《弗兰肯斯坦》则如同其丈夫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一样关注着自由和权威、意志与想象之间的冲突。即使是认为“理智”重于“情感”的小说家简·奥斯丁,也不得不面对由浪漫主义引发的婚姻中的问题。而在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拜伦、雪莱式的英雄浪漫主义痕迹。简·爱对精神自由和地位平等的追求既是拜伦式的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又是雪莱式的对社会改革的呼吁;在罗切斯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拜伦式的英雄,而充满反抗精神的简·爱和凯瑟林当然也可以谓之为拜伦式的女英雄。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女性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斯塔尔夫人的《论文学》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乔治·桑的小说则发展了法国的积极浪漫主义。

19世纪的女作家在揭示与批判社会现实方面并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同时,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审美意识来观察社会现实。简·奥斯丁的小说以幽微细致、幽默讽刺的笔法描摹了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生活,从日常平凡的事件中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涵义。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对19世纪英国宗教的虚伪和人性的冷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等作品中批判了工业制度的残酷无情。乔治·桑的《康素爱萝》通过讲述女主人公康素爱萝的经历,描绘了一幅从威尼斯到维也纳,从上流宫廷社会到下层农村的欧洲广阔的社会风俗画面,对18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揭露。波兰女作家艾丽查·巴甫洛斯卡·奥若什科娃的长篇小说《涅曼河畔》被誉为“波兰现实主义小说的杰作”,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描绘了一幅19世纪波兰农村生活生动而真实的画卷。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部奴隶社会的黑暗与落后,揭露和谴责了蓄奴制的野蛮与反动,为

唤醒民众反对蓄奴制以及推动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女作家们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一方面强烈控诉19世纪妇女所受的社会压力和痛苦遭遇，另一方面开始试探并大胆地描写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女性的深层心理感受。如果说《简·爱》等作品表达了19世纪西方女性独立的期望与女性性别角色的矛盾，体现的只是一般意义上女性意识，那么像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描写女主人公追求婚外恋情的《觉醒》，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揭示夫妻关系、性别政治的《黄色壁纸》等作品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体现了与父权制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新女性意识。当然，女性意识作为男权意志的对立面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表现则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20世纪的西方，女性的权益空前增强，各国妇女不仅于本世纪上半叶全面获得选举权，而且几乎进入了所有的就业领域。在思想层面上，女权运动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平静下来，但到了60年代，在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激发下，女权运动再度兴起，这次运动不单强调女权的争取，更重视男女两性的角色分析，并开始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出现了许多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兼文学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和美国女作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70年代，随着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的发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以一种崭新的批评方式正式出现。与此同时，西方女性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女作家及作品如雨后的春笋般出现，她们迫切要求以自身特有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心声，以独特的视野和手法全面阐释妇女从觉醒到抗争到获取解放的历程。毫无疑问，这100年期间的女作家较之以前的女作家数量更多，成果更丰富，并且在继续发扬光大西方女性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余，更加凸显现代女性文学的特征——即由女性作为书写主体，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而挖掘的女性经验。简而言之，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外呈枝繁叶茂之丰硕，内具扭转乾坤之精神。

20世纪西方女性作家在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手法的创新上可谓功莫大焉。我们知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的意识流心理小说，英语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始自英国的一位女作家——多萝茜·理查逊，她在以《人生历程》为名的一系列心理小说中，通过别具一格的手法揭示了女主角米丽安在漫长岁月里流动不已、变幻莫测的意识，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内容到技巧上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她不仅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也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同时，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先驱。从《雅各布的房间》到《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以及《浪》，伍尔夫将意识流小说的

形式与技巧发挥到了完美的境地，对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将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的女作家还有英国的梅·辛克莱尔，她的小说特别关注潜意识中的欲望和这些欲望受到压抑后的结果，同时也特别关注鄙视肉体需求而片面提升精神理想的危害。在其代表作《三姐妹》中，她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来探究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这在当时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作家的创作范围。

被西方评论界称作“作家的作家”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以极强的“先锋意识”和超前意识著称，她的创作表现出一反传统、奇异独特的文学风格，如把现代派绘画技巧应用到她的文学创作之中。小说《三个女人》就是斯泰因受到塞尚的一幅女子肖像画的启迪而写出的；她的另一部小说《软纽扣》则具有明显立体主义色彩，被称为文学中的立体主义，斯泰因本人也因此被称作“达达之母”¹。法国女小说家娜塔丽·萨洛特是“新小说”的先驱人物，也是“新小说派”的主要理论家，被称为“新小说之母”。值得一提的还有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短篇小说上的技巧创新，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卡珊德拉》中对神话的历史化重构等等。完全可以这样说，女性作家开拓了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从审美特征上来看，20世纪的女性创作与20世纪的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结合，在表现寻求个人归属、女性自我意识以及个人与国家历史的关系时取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同时更细致地表现女性从恋爱婚姻到生儿育女的生活道路，以及新一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寻求自己地位的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在于追求女性独立，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那么，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所表现出的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则是独立以后的女性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冲突是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许多女作家都描写了追求自立的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冲突以及女性的失败。如英国的多丽斯·莱辛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中就披露了自由女性的不幸，主人公安娜自诩为“自由女性”，但是她深切地意识到摆脱男性的约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另一位英国女作家费·韦尔登以《女魔的生活与爱情》为代表的系列作品也通过对现代女性复杂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父权制传统文化对女性依然施加着的压迫。20世纪女性文学在描写女性经验的题材方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地步。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第一位把生育的经验写进作品中的作家。加拿大的卡罗尔·希尔兹则透过生活的表面揭示女性生存的本质和意义以及女性之间的友谊。英国作家艾瑞卡·琼致力于当代女性心灵的探析，直面女性对性爱的本能需求，主张女性勇敢追寻并建设独立自我，同时展示两性间的矛盾与冲突。艾丽斯·沃克的著名小说《紫色》在刻画女人的发展成长、女性

¹ 达达主义(Dadaism)是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Zurich)，由一群不同国籍的艺术家所创立的文学和视觉艺术的运动作品新奇、大胆且富于叛逆性，呈现出反战、反讽、反传统的艺术态度。

之间互助的同时也探讨了男人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另一个显著的审美特征是性别意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20世纪尤其在后期是多元文化既交汇又冲突的时代。女性作家由于对文化有着特殊的敏感,往往更能深切地感受它的影响,因而能更加细致、更加深刻地以自身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来表达不同的女性经验。对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来说,对与本民族文化不同的文化体验似乎成了激发她们想象力的因素,她们的创作过程常常也成为寻找身份和发现自我的历程。她们共同的创作主题常常围绕种族、性别所属的边缘文化、边缘身份的失落感以及性别、代沟、文化间的冲突展开。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关注点是妇女问题,但同时也关注加拿大文化的独立。她在以《生存》为题的文学论著中,主张加拿大摆脱英美文化的影响,发展自己的文学,从而振兴加拿大独立的民族精神。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致力于为黑人创作,探索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黑人的喜怒哀乐,寻求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根,尤其要向美国社会传达黑人妇女的声音。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挣扎在黑人的信仰和白人的价值标准、传统美国黑人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中,并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美国华裔女作家也是展现多元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等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及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多元文化特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为她们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以及富含隐喻的功能,使她们能够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命、关注存在。同时,她们又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要向强势种族和主流文化喊出自己的声音。

时至20世纪末,女性生态文学成了西方女性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女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别关注也许是性别使然,须知女性和自然是有着天然联盟的,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个世界里妇女和自然同受其害。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作家们以富于感情的笔触展现自身作为自然呵护者的形象。开创女性生态文学之先河者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她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描述了农药灭杀各种生灵,把一个有声有色的春天变成了荒凉死寂的人间地狱的故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浮现》让读者对人类杀戮动物的丑恶行径不寒而栗。目前在西方,女性生态文学似乎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的注意。

《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在选材上既体现与时代变迁,尤其是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相随的女性文学发展过程,又突出女性文学博大精深的风采。除选择

传统的经典一类，如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伍尔夫等的作品，还着重介绍那些曾被湮没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如：凯特·肖班、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多萝茜·理查逊、左拉·尼尔勒·赫斯顿等，对于20世纪的西方女作家则更注重展现她们的多元化特色。总而言之，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自涓涓细流始，至今日之汪洋大观，其变化无不折射出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沧海桑田。它证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可以使女性对人类社会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它也证明了从这个世界另一半人类的视角看过去，世界则是别一样的天地。女性文学的简单定义就是女性写作的文学，因为有了几千年男女不平等的历史，于是就有了突出女性文学的必要，于是也就有了了解女性文学发展的必要。换句话说，了解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有助于对形成西方女性不同存在方式和文化思想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了解，有助于对西方女性不同时期生存状况及思想情感的了解，更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品的解读，这也许就是我们编撰这样一部《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的初衷吧。

王晓英

2003年7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SHE WORLD

有人说21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可见当今世界女性文学的蓬勃生机、辉煌成就和发展势态。女性作家们活跃于文学舞台，从浅表的意义上来说给这个长久以来由男权话语统治的人类精神园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果实、更加真切的情感；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认识理解与和谐共存，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尽管朝向理想的文明世界仍然十分遥远，但通过女性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的进步。妇女的地位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女作家的地位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选编了这部《她世界——西方女性文学百部名著赏析》，希望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方女性文学及其发展的窗口。

001 / 前 言

001 / 拉法耶特夫人 [法国]

005 / 范妮·伯尼 [英国]

009 / 安·拉德克利夫 [英国]

013 / 斯塔尔夫夫人 [法国]

017 / 简·奥斯丁 [英国]

022 / 玛丽·雪莱 [英国]

027 / 乔治·桑 [法国]

032 / 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 [英国]

037 / 哈里特·比彻·斯托 [美国]

041 / 夏洛蒂·勃朗特 [英国]



045 / 艾米莉·勃朗特 [英国]

050 / 乔治·爱略特 [英国]

055 / 安妮·勃朗特 [英国]

060 / 鲍日娜·聂姆佐娃 [捷克]

064 / 夏绿蒂·扬 [英国]

068 / 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 [奥地利]

072 / 路易莎·梅·艾可特 [美国]

077 / 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 [英国]

081 / 艾丽查·巴甫洛斯卡·奥若什科娃 [波兰]

- 085 / 萨拉·奥恩·朱厄特 [美国]
 089 / 弗朗西丝·霍奇逊·伯内特 [美国]
 093 / 凯特·肖班 [美国]
 097 / 塞尔玛·拉格洛芙 [瑞典]
 102 / 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 [美国]
 107 / 伊迪丝·华顿 [美国]
 111 /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爱尔兰]
 116 / 梅·辛克莱尔 [英国]
 121 / 葛莱西雅·黛莱达 [意大利]



- 125 / 艾伦·格拉斯哥 [美国]
 129 / 威拉·凯瑟 [美国]
 134 / 茜多妮·加布丽埃尔·柯莱特 [法国]
 138 / 多萝茜·理查逊 [英国]
 142 / 露西·毛德·蒙哥马利 [加拿大]
 146 / 格特鲁德·斯泰因 [美国]
 151 / 多萝茜·堪菲尔德·费希尔 [美国]
 156 / 拉德克利夫·霍尔 [英国]
 161 / 海伦·凯勒 [美国]

- 166 / 玛丽·韦布 [英国]
 170 / 弗吉尼亚·伍尔夫 [英国]
 175 / 希格丽德·温茜特 [丹麦]
 180 / 伊萨克·迪内森 [丹麦]
 184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新西兰]
 189 / 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国]
 194 / 吉恩·瑞斯 [英国]
 198 / 凯瑟琳·安·波特 [美国]
 202 / 左拉·尼尔勒·赫斯顿 [美国]



206 / 赛珍珠 [美国]

211 / 玛·金·罗琳斯 [美国]

215 / 玛格丽特·米切尔 [美国]

219 / 娜塔丽·萨洛特 [法国]

223 / 克里斯蒂娜·斯特德 [澳大利亚]

227 / 玛格丽特·尤尔瑟纳尔 [法国]

231 / 南希·米特福德 [英国]

235 / 薇拉·费奥多罗夫娜·潘诺娃 [苏联]

240 / 蕾切尔·卡逊 [美国]



244 / 达芬妮·杜穆里埃 [英国]

248 / 西蒙·波娃 [法国]

253 / 奥丽维亚·曼宁 [英国]

257 / 艾尔莎·莫兰特 [意大利]

261 / 蒂丽·奥尔森 [美国]

266 / 巴巴拉·皮姆 [英国]

271 / 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国]

275 / 琼·丝塔夫德 [美国]

279 / 卡森·麦卡勒斯 [美国]



283 / 缪里尔·斯帕克 [英国]

287 / 艾丽丝·默多克 [英国]

291 / 多丽斯·莱辛 [英国]

296 / 贝蒂·弗里丹 [美国]

300 / 珍妮特·弗莱姆 [新西兰]

304 / 聂华苓 [美国]

309 / 杰西卡·安德森 [澳大利亚]

313 / 玛格丽特·劳伦斯 [加拿大]

318 / 哈珀·李 [美国]

